口述人：李贵庭（男，1933年出生，湖北省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村民）

采访人：章梦奇（女，1987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1年12月，2012年1月

采访地点：钓鱼台村，李贵庭家中



**采访笔记：**

有关“四清运动”，我采访了李贵庭老人两次，第一次采访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“四清运动”，以前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词。当时是采访“文革”，老人却说起了“四清”，但他说得很快，没有什么具体故事，我也就对“四清”没有任何概念。

之后我采访了另一位老人时，她也对我提起“四清”，还把李爷爷在“四清”时提别人意见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我这时候才知道“四清”在这个村子里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，它在“文革”来临之前，它把村人之间的信任连根拔起。

于是我又一次回访李贵庭老人，在追问下他对我讲述了他如何一夜翻身，从“困难户”成为贫协主任，还有他“提别人意见”的故事。

**口述正文：**

**“四清运动”，高头派来工作组**

那四清运动，那个时候65年是“小四清”，66年是“大四清”。那是有高头下来的工作队嘛，掌握（情况）嘛。那大队干部都靠边嘛。上面来的工作队嘛。

我们这儿大队公社的、区的，那是由县里拨下来的。我们这的工作队全是枣阳（来）的。是枣阳的彭立启，还有……你看我都忘记了，我只记得个彭立启。（记忆）全都堵住了，都不记得了。这么长远了，几十年了。

**工作组住在我家，因为我是最困难的人**

各个省来的都有，一个生产队安排一个。全大队七个生产队，就管七八个。我们这个队就是这个彭立启在这儿住着的。他是管全大队，他就在我的家里住着的。

我是贫农嘛，最困难的人，最困难的一家。他（彭立启）下来问噻，在队上问噻：哪个最困难？这个凡是当了干部的，他不吃饭，不吃他（干部）的饭。他说是“四不清”嘛，一直搞清楚了才吃饭。搞清楚再吃饭的话呢，那时候工作要结束，他们就走了。

他（工作队）就是安排现在的工作，管全大队，就跟现在的支部书记一样，他管全大队。 各队安排的都有人（工作队）。那时候管生产啊，搞么事啊，那就是由他说安排人。

他在我家里住了几个月哦，是2月间吧，66年2月间，老年（农历）2月间。他是7月间走的，工作结束了嘛。

**我当了贫协主任**

65年冬里我在天河口水库上修了一冬的水库。第二年春上，大四清来了。大队就把我要回来了。那个时候要我当个代表，当个大队的代表，贫协主席，贫协主任。

我们这个大队就是民跃大队。叫我当个贫协主任的话呢就管全大队，从2月间当，一直到6月间就入了党。就嚷（干）了几年，一直到76年，就没有嚷（干）了。

贫协主任跟现在的大队干部一样嘛，管全大队，各生产队安排的有工作队，那个时候生产队的不听也要听。开会的时候啊，那就是上传下达嘛。你像这个公社的开会，或者是区里开会。区（开会）的话呢， 我也一字不识。头一次去听个报道，听个头，到总结的时候，听个总结。听个头听个尾。回来（大队）的话，讲个大致。现在我的脑袋瓜不中了，耳朵也聋，眼睛又瞎，脑壳又滞，一聋三滞。

你像那县里开会，这开会那开会，回来的话呢，就把那其他大队干部（召集），开个大队干部会。领导上怎么讲的，这个工作是怎么个做法儿。所有的大队干部开了会以后，大队干部需要开群众会的话呢，就开个群众会，不开群众会呢，开个队长会。队长回去话呢，生产队的再讲再说。

要开群众会呢就在大队开，把所有人全传上去开会。18周岁的话就是成个人民，是个大人。不到18岁的话呢，那就不成是个（成）人，到了18岁的话呢，成熟的话呢，是个工人。全传去呢，我就讲，怎么样一回事，怎么样一回事，就讲下去。

那开会讲，比方的话：这春上来了，春耕生产，田间管理。该修堰塘的，堰塘坏了修堰塘。田埂子有嚯巴（缺口）该做的要做。买什么种子，么时候下秧，一亩田得几多肥料。这是生产队的开支。买肥料，朝田力撒。你像哪儿需要么事，需要几个人，你这个大队，或者是区里打（派）下来。你这个公社该几多人出工，再分到大队，大队再按人头分。生产队的话呢，再安排，叫啥个去。哪出外差，修国家，支援国家。像那来个么运动，这个运动要发动么人。领导怎么样说我怎么样讲嘛。

**“打倒四不清，四不清是害人精”**

那还喊口号“打倒四不清，四不清是害人精”。就打倒他们嘛，打退位嘛。你像那（原）大队干部，搞“四不清”的，受斗争的。该落实的，社员，有的说的是真的，有的说的是假的。说的真的，落实就是真的，说的假的话呢就算了。

那次我上县里开会，那县委、县长坐那儿，带个大帽子，背个大字报。那提意见的都是大学生呐，有文凭的东西，上去提他们的意见。

**张XX戴高帽子游乡**

我们这村子里那个，这前头屋里那个张书记，他就……他就戴过（高帽）。那一天我在区里开会，一电话打来，我就提前回来。一回来，他就在游乡，大字帽带上了。说他自私大，好弄生产队的东西，处理东西不对，好打他的老婆。

当时开会走（前）我就跟他们（工作队）说，我说，他只能是开个会，提提意见，该解放（平反）把他解放（平反）了。要是解放的话，就不批斗他了。

他也狡猾，他说不是，说是假的，说打老婆是假的。（工作队）代表就搞毛（火）了，扯个大字帽给他戴上了。我赶回来的话呢，帽子就戴上了。再取下来呢，也不合适。就全大队游乡。我们这个全大队就是他一个带了帽子的。我们干部也闹起意见了，说是包庇“四不清”。

**我提过黄XX的意见**

这我们这个公社的，石门公社的黄XX，他入公社的个头（开始），是个书记。我提了他的意见的。59年我们没得吃的，跟他说，他不朝下答复，他叫回去找大队的（领导）。那59年人家饿死了人，粮食克到，大队干部克到。粮食全大队集中，生产队是空的，么事没得。一个人一天是三两米、四两米，有的是饿死的。那人家也提点意见啊。

66年的话呢，那时候搞“大四清”，我提他个意见。他拆散我的一家人，我就提他意见，我说一个例子，我头一个夫人要离婚，我不离。那个时候女的提高觉悟，干部的话呢，帮女的。他（某干部）来了跟你解决，跟你商量，他叫我离了它。你不离，就说你日打夜吊她。那不中的话呢，要把你捆起走，就商量叫我离婚。

我结婚的时候，我（与妻子）们是一面不相识，由介绍人来介绍的，来说的。我好离不好结，我跟她一离的话呢，一辈子单身汉达成了，我不离。他说那你不离不中，你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这就是有人支援她，一来问的话（她）就说“是的”。日里吵啊闹啊打啊，黑了也打，他说你打得她吠吠（喊）。实际她弄假事，她弄个脚在床上弹得响，她说你打她打得响。那到任何人也说不清。一个日里一个黑了。哪个晓得？

人家大队干部来一问的话，是那么回事，实际不是那么回事。就那样强迫的话呢，把婚离了。那搞“大四清”的时候，我不恼他的火？我不敌他的意啊？你把我的一家人拆散了，是不是要提点意见呢？我就提他的意见啊。那以后搞文化大革命，他说不是那回事，你就跟他解决嘛。那个时候我的记性力好。你在哪跟我说的，几次。我不离，你叫怎咯惩罚我，要往朝（上）说，你说我日打她夜吊她。我说你究竟弄得是真的是假的？

**“四清”我保他不坐牢，文革他又来贴我的大字报**

你像那我们的一个书记，他为么事呢，他是那男女关系，是军婚。那个时候是当兵伟大啊。男的在外面堵大门口（保卫国家），他们俩的话呢，就有男女关系了。跟这样搞，那以后征兵任务来，哪个敢去当兵呢？

那个时候，彭立启的工作队要给他“双开除”。支部书记是个党员噻，党员开除，支部书记开除，内外开除，还叫他做三年的牢。那个时候他的娃儿还小，还没成人。我就不同意。我说，他就违犯军婚这一条，这个“双开除”，我同意。你叫他做三年牢，我是不同意。不同意原因在哪儿呢。他是家道口和，一出去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，还倒转要照顾他家。从这一条，我不同意。最后的话呢，就没有坐牢。

那像这样的事，人家提的全是真的啊。是不是啊？提意见有真的有假的，那看以后落实。落了实的话呢，“解放”了以后呢，你是干部还是你的干部。“双开除”这样的人的话呢，那落了实的话呢，那就坐个牢，那就“双开除”了。

给他“双开除”的话呢，他就不服。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来闹，叫我的答复。我的事是怎咯搞？怎咯唱？到那个时候你照直就要说，你是么样情况。你从“小四清”就落了实，又来了个“大四清”，跟你说霉了，批了斗。这样的话，该怎么说就要怎么说，是真的就是真的，是假的还是假的。

我说没有叫你做三年牢，这是我的大（担）保给你保着的。他说你又怎咯能保护了我呢？我说你一走，你坐三年牢，男的走了，你屋里掉下娘儿母子全在屋里，给生产队增加了负担。 我说就因为这的话呢，我就给工作队的打对笼（求情），跟你保下，你没坐三年牢。要是坐三年牢，回来了，就是“么事的老家伙坐了牢的”，跟你后生又搞个不好听。

最后的话呢，搞文化大革命呢，搞烧“四旧”的话呢，红卫兵又在他屋里去搜了一回。搜了他吓不过，首先我给他打招呼了。我说你心里莫怕，没得别的事情。他吓不过。他那个时候怕游乡噻，怕全大队转，抬着毛主席的像，打的旗子，锣子、架子敲得嗵嗵响，带的高帽子，怕游乡。他当过支部书记的噻，那几怪（丢人）哩。他吓不过。他跑去又上吊，又吊一回。

然后就把他弄（救）回来了嘛，弄回来慢慢就好了。那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放大字报，他要来找我的事噻，斗争我。